



國朝 天津 常 從 漆 石 芝 長洲過臨汾東閣 纂輯 天 氏 國 藏 書 章

歙縣吳禧祖惺夫校定

叛亂

書法

叛直叛也定十一年叛稱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得已者也無首從之別故不稱暨

而稱及定十一年胡氏入逆詞也定十一年書曰鄰國之罪亦著矣定十一年弟未失其弟也稱弟

無罪也定十一年稱弟亦首惡也定十一年稱名亦罪之也定十一年及以尊及卑也定十一年

數深傳并註定十一年入者內弗受也定十一年以者不以其者也定十一年凡叛

必御佐而後書定十一年書叛必不能討者也定十一年書曰入以叛者著其據去背

君之罪也定十一年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定十一年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定十一年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羊公傳官謂之室刺周室之微如一家之亂也昭二十二年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昭二十二年

羊傳註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昭二十二年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昭二十二年叛可知

故不書叛定十一年據其邑故曰叛昭二十一年自外至故曰入昭二十一年深罪叛臣逼脅

其君已甚之詞昭二十一年內不言叛言圍皆叛也昭十三年書叛惡可知定十三年逐

君側之惡人易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定十三年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定十三年

氏三鄉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定十三年請而復之故曰歸定十三年言歸以地正國

也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歸據叛惡而貴其以地反也定十三年

專入以興兵用不得不言叛驅惡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定十三年以地正國何

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定十三年歸者易詞也定十三年書歸非與之也以罪縱失有罪

無政刑耳定十三年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定十三年言王室讒國木之不正

也昭二十二年不書內叛及求諸已而已矣昭二十二年

事類

昭二十二年王室亂杜預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杜預注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萬襄之世子頹亂鄭號討之子

朝欲篡子猛而立凡歷位數五年而後定而說於侯賦則天下無人紀矣左傳昭十五年六月己丑王太子壽卒景王卒二十二年左傳王子朝景王之寶起子朝之傳有寵於

景王王與寶孟起說之欲立之王誥寶孟欲立子朝為太子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夏四月王田北山洛

乙丑崩於榮錡氏榮錡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宮百工百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以作亂叔鞅叔弓自至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閔子馬魯

夫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謂羣喪職秩者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

戎陸渾戎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温原晉四之師以納王子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已

丑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釘即位二十三年六月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於是敬王居狄泉八月丁酉

南宮極子朝黨震為屋所壓而死畏弘謂劉文公劉曰周之亡也其三川涇渭洛水震地動川岸崩

今西王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必大克二十四

年鄭伯定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子大叔其國家

不能恤言我有鄭國不能憂恤敢及王室不敢及王抑人亦有言曰狡寡不恤其羸織者常若婦

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蠢蠢動擾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毋小之聲矣惟嚙大之耻而所愛盡則

靈為無餘故耻之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范鞅恐諸侯而與宣子起圖之乃微會於

諸侯二十六年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于朝晉師克鞏

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子朝奔莒

周以叛二十九年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朝皆子朝趙車子朝入于

鄭邑周以叛見王殺伯盈等故叛三十二年王使富辛與石張皆周大夫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

成敬王畏之徒都成周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子狄泉且令城成周

定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閔楚亂也六年周僂子朝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等鄭伐周六月晉闞沒戎周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叛亂

二

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蘇周地辟僭嗣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蔭嗣入于儀

栗周以叛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僭冬十一月戊午桓

子劉子逆王于慶氏守姑蘇大夫天王前年出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已巳

月五日有館于公族黨氏周大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八年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

子伐儀泉討僭嗣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亦討僭嗣以定王室昭二十二年公羊

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官謂之室刺則室之黨邪庶並築無諸侯之助匹夫

責諸侯也穀梁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

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鳴鴉詩以遺

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

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

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

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七 叛亂

三

權故季札辭國賤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爰歸而

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繫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

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二

十三年晉人圍郊胡氏曰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且徐遣

大夫往焉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藥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二十五年胡

氏曰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釜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魚南宮嚚甘桓

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

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亂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

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

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

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二十六年胡氏

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

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已矣又曰齋孽黨寵為羣小之  
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  
復宗周之感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  
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哀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孟氏叛十四年左傳初孟孺子洩孟懿子之將圍魯馬于成

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困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成備

固孺子之從者不得入乃反孺子成有司使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

奔喪弗內袒免毀于衢聽共請聽命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

克遂城輸以備

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成入于宋南里宋城內以叛自外至故曰入二十

年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殺已欲

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公子朱公子圉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樂魯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杜註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

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放與華氏盟以為質又華向之亂公子

城子平公公孫忌樂舍樂喜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邠甲小邾穆出

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八子之與華氏戰于鬼聞收子城子城為華子城適晉別

至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

後歸華亥患之以元公數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于華費遂大同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

其憂患也恐殺大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誦耻冬十月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之子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

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使少司寇慍華亥以歸二十一年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貜華多僚華登軀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與軀相惡乃譖

諸公曰貍將納十人華亥詎言之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

司馬使逐司馬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元公既與皆逐定

厚酬之厚以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句華貍尤之尤怪賜曰必有故使子

皮即華承宜僚以劍而訊謂之以劍脅宜僚宜僚盡以告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

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送與子皮曰任鄭剛任剛亦殺多僚叔

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夫心豐怒華標禦諸橫橫華氏居盧門宋東城

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都故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桑林城冬十月華亥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齊大戍宋助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鴻口華登帥其餘

徒也眾從之皆揚徽公自揚門睢陽正見之見國人皆揚徽而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

國人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敗復即

之厨人濮以裳下裏首裏死而荷以走荷其首曰得華登矣詳言得華遂敗華氏于

春秋經傳類考

卷十一 叛亂

新里華氏所取邑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行

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也而呼見華貍曰

吾為樂氏矣樂盈還入作亂而死言我驅日子無我廷恐也言汝不幸而後亡事

不幸而後奔樂事不成而死與樂氏同矣無恐我無恐我不幸而後亡事

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二十二年楚遠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

臣為君憂無寧也寧以為宗羞為宋宗廟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

兄華向公族也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無為高亢不以獎亂人死亂

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死成

不可楚則師楚則無功而疾戰疾戰則師非吾利也不如出之解圍聽華以為楚功使楚人

救華氏其亦無能為也已華氏不能後為宋患故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皇奮傷省城士平出奔楚昭二十一年公羊曰宋

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穀梁曰自陳陳有奉

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朱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直叛言胡不作亂

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

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感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

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蔡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

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二十二年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叔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

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

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

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宋邑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十年經杜註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

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稱名亦罪之也左傳宋公子地辰之兄宋景公弟變遷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六

與之與富獵公于地有白馬四公景公嬖向魋司馬桓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

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謂公地室以

與獵以五分家而獨卑獨愛四馬不與向魋向魋是卑魋也亦有顛焉亦有所偏子為君禮禮肆不

過出竟若必止子既無大過君必使人留行公于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莧廷

欺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仲幾石彊楮師段子皆出奔

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樂大心

逐今從辰地以叛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解偽有疾乃逐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惡宋公寵不哀十二年左

傳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宋向巢伐鄭取錫

穀元公之孫遂圍啜鄭罕達救遂圍宋師十三年鄭子濇遠遂取宋師于啜定十一

年穀梁曰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辰未有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不及能制御強臣以撫其弟稱弟以見無罪也

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

不以也叛直叛也胡氏曰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巳者也夫事君者可貪可賤

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

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

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

亦著矣昭二十一年胡氏曰入于蕭而不言宋蕭其所食私邑也○哀十四年宋向

魍入于曹宋以叛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恃寵驕盈為公使夫人景公駢請享焉

而將討之數請享欲欲未及魍先謀公請以鞍因請討之向魍易薄公邑欲因易邑公曰不

可薄宗邑也宗廟乃盜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子以日中為期家備私家甲盡往

享所公知之告皇野子馬曰余長魍也少長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

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向魍兄不可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

往使皇野以乘車往向巢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馬子仲皇野曰君與之言

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詠魍要不至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

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符節符節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向子頎桓魋騁而告桓司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七 叛亂

馬桓司欲入欲入子車亦魍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

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滅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馬巢不能

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叔曹魍曰不可既不能

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士鞅入于朝歌以叛

鞅非始禍者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戚甲邑皆杜註繁魏晉趙鞅歸于晉請而復之

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晉趙鞅歸于晉請而復之

故曰歸言歸魏之疆猶列國林註歸易辭也樂及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左傳

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侯賦不足錄矣

晉趙鞅謂邯鄲趙鞅同族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吾舍諸晉

陽徙者晉陽晉陽趙鞅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因諸晉陽遂殺

午趙稷趙午涉賓午家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

也荀寅范吉射之姻婿父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攻趙董安子趙氏聞

之吉趙孟曰先備諸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范臯夷范氏側室子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范氏側室子

欲以為卿韓簡子韓起孫與中行文子荀寅相惡魏襄子魏舒孫亦與范昭子士吉相

惡故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

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

氏為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十四年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公衛侯靈于平上梁之間平上梁間即鞅謀救范中行氏齊侯

故助范中行析成鮒小王桃甲二子晉大夫范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吉

奔周小三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

范中行氏之師於潞晉地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地鄭助哀元年齊侯景

衛侯靈攻邯鄲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圍五鹿晉邑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齊師徯孔圍孔蒸鉏曾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二年秋八

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驍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于戚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簡子喜曰可矣傳僕屬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三年左傳劉氏周卿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襄弘事劉文

公為之屬責周與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冬十月晉趙鞅

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郭范氏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

外狄已之徒擊趙氏圍所在癸丑奔邯鄲趙穆以邯鄲叛范氏故荀寅等奔之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儀子弦

施弦多衛甯跪救范氏齊衛黨范中行故救之庚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范中行所在冬十一

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以處趙穆國夏伐晉會鮮

冀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

也衛助范氏故也遂圍中牟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二十七年左傳

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寧人立悼公之四年晉荀孫荀躒之孫帥師圍鄭將門攻鄭知伯即荀謂

趙孟 襄子 入之對曰主謂知在此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貌醜而無勇何以為子廢嫡

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

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

甚也知伯遂殺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于晉

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定十三年公羊曰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

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古之制也假今天子六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

惡人故云以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

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

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

言之叛以歸言據叛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憐

過也許憐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晉陽正國也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

入無君命也專入晉陽以與兵甲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胡氏曰趙鞅之入入于

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莫養殺之階堅冰之戒豈無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聞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

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又曰晉主夏盟

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

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

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

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

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曰書歸者趙鞅歸于晉易詞也韓魏為之

請晉侯定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

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

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於鞅

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哀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

謂晉歸者以地正國也。歎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不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昭二十一年，胡氏曰：凡書叛者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朝歌其所食私邑也。

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社註：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林註：書叛始于此。凡叛亂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一十九年齊高止之子驥以盧叛，不書，必國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黶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必不能。左傳：成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林父討者也。左傳：成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林父討者也。

出奔戚焉。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厲強見孫林父焉。厲見欲歸之，定公

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鞮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不可，不可。

父是，先君宗卿之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同姓之卿之嗣子，是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見伐故亡。雖

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激晉伐，則為安民。見伐故亡。雖

見而復之，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定既哭而息，見大子敬姬之不衰也，歎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七 叛亂

曰：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纁纁，行也。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實於衛盡寘，諸戚孫氏也。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

衛獻公行，戒孫文子寧惠子，殖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侍，日旰，不召而射

鴻於圃，二子從之。從公於圃，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

蒯孫文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掌樂，大夫歌巧言，詩小之卒章，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

陰，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大師辭，以為師，曹樂人請為之，遂誦之。師弗既歌，恐孫蒯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妻，於戚，井妻子皆居於戚，公使子蟠子伯子皮子

衛，登與孫子盟于邱宮，近戚地，疑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衛獻，奔齊，公如鄆

公，使子行，羣公於孫子，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

弟，從公，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

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寧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

寘，寘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納君掩，有光其父可，若不能猶

寘，寘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納君掩，有光其父可，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餓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  
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解母弟為復為已求辭不能

敝如鮮之母強命之子鮮不獲命於敝如獲已不以公命與甯喜言孫文子在戚  
其私孫嘉聘於齊孫襄之子孫文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孫襄

傷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  
叔衛侯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

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專據其祿邑出入與之周旋戮也此罪戮之大者林父

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戚東

殖齊人今來在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敗之圍衛雍鉏孫氏臣獲殖綽復愬于  
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成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六十十井以與孫氏晉人  
執甯喜討其弑君伐孫氏北宮遺北宮括之子使女齊司馬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十一

士弱晉主獄大夫氏秋七月齊侯景公鄭伯簡公為衛侯故如晉欲兵請之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

向私與叔曰晉君平公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違而治治其煩煩勞

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為林父執衛侯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

若柔鸞之子展鄭子罕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取寬政以安諸侯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

衛侯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孫文子奏樂曰  
異哉吾聞之也辯爭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叛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服  
豈可作樂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昭二十一年胡氏曰凡書叛有入于戚  
者而不言衛戚其所食私邑也

傳

隱十一年左傳杜註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林註蘇公受田以為采邑蘇氏叛

王桓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莊二十九年左傳樊皮周大夫樊士之歸于  
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樊歸于京師歸于

○僖五年左傳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西虢君仕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

光○桓十五年胡氏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

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聘求車求金皆書

曰求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莊十三年會于北杏胡氏曰春秋

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

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齊

宋人陳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莊十九年左傳初王姚莊王之妾嬖于莊王生子

頤子頤有寵為國為之師莊王使為國及惠王莊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苑

邊伯周大夫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三子周田而收膳夫石之

秩祿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極王奪其十二邑秋五大夫石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叛亂 七

士也故不在 奉子頤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邑五大夫蘇子頤以奔衛衛惠

五大夫數 故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 衛師燕南師伐周冬立子頤二十年春鄭伯厲和王室

故蘇子奉子頤以奔衛國 與惠王子頤為和 不克不能得和執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

欲使各復其舊 夏鄭伯遂以王歸秋王及鄭伯入 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二十一年春晉命鄭號相命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頤及五大夫○宣十五年左傳王孫蘇與召氏

毛氏三人皆王卿士單政使王子捷王世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召戴公之子十

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黨欲王孫蘇奔晉毛召之黨欲討晉人復之

昭元年取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叛也也○昭十二年左傳季

平子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南蒯之子季南蒯謂子仲公子吾出季氏而歸其室季

家於公子更代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帶之且告之

故語以欲出季氏季悼子季武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愛

三命十年平子伐昔以功加三命昭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見昭子

命自踰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氏在四年孫殺

其先人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自黜黜若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位

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計已不敢辭

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媿將與季氏訟訟曲直書辭無頗偏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

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子謀季氏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小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故叔仲小南崩公子慈仲謀季氏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年夏南崩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南崩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過劇且言

曰恤恤憂乎憂乎依懸危之貌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君之事故言

思深而謀淺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崩救菑之不指其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下

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

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且夫易不可以占

險易道正大故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將適費南崩自

險事不可以占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將適費南崩自

適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園生之柀柀南崩在費欲為亂如柀生於園園非宜

之通乎言從已可不去我者鄙乎去我必至為人所鄙薄倍其鄰親者耻乎有耻辱之事已乎

己乎言自遂不改非吾黨之士乎十三年春秋叔弓圍費經杜註不書南崩以費叛不以告

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停冶區夫魯大曰非也執費人若非

見費人塞者求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因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

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費邑之人莫不為之聚也是為南崩若

諸侯皆然諸侯皆如我之所為費人無歸不親南氏欲不與南氏相親器將焉入矣將安所入平子從之

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左傳南崩之將叛也十二盟費人為司徒老祁盧蔡二人

南崩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崩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差而盟許之

二年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因合衆以作亂遂叔南崩曰羣臣不忘其君季畏子以及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叛亂

子送使詩期五日南崩請期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巨必與強公

室也臣非叛者乃欲強公室弱私家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若邪慮

癸來歸費子既逐南蒯乃奉費邑尉之子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逃蒯而復其舊齊使文子致邑

十三年胡氏曰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

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

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及求諸已而已矣○昭二十五

年左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春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夏齊侯景公將納公

使公子鉏齊大夫帥師從公使從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二十九年冬十

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定五年左傳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及費子洩公山不扭為費宰

逆勞於邾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時從桓子行仲梁懷弗敬輕慢子洩洩怒謂陽虎子行逐之

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

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魯南城門之內庚寅大誥謂違盟者逐公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叛亂

古

父獸文伯及秦遘皆奔齊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

五父之衢八年左傳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皆出自桓公號三桓以季寤季桓子之弟更季氏代桓子

叔孫輒叔孫氏之庶子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自代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都邑之兵車曰癸已至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成宰公欽處父告孟孫曰季氏

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

期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發已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陽越虎從弟殿將如蒲圃桓子於魯謂林

楚魯其景象頓異曰而先先先先皆季氏之良夫也爾以是繼之欲使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對曰臣聞命後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微其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復之

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

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孟氏築室於門外偽築室於門林楚怒馬激怒而馳以

孟陽越射之不中禁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叔

不敢之子州仇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

于轅下城內地名陽氏欺陽虎說甲如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

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陽虎台季氏於蒲死何暇追余國將殺之今得脫

必善故言必善故言從者曰嘻聲公欲陽處言必求公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子言手

辨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酒告廟飲無懼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叛不書魯家臣經

大子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陽虎為公羊曰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公羊曰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侵其板以爪刻其饋器之上某日

將殺我于蒲圖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至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虎

外生或曰從其家也御之為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

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

衛之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衛孟氏衛四達臨南投策馬而墜之陽越下取

策臨南驟馬騶馬街而走也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孟氏所然而甲處父

所帥起於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於於是時起兵弑不戍却反舍于郊皆說也然息或曰弑千乘

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望見公欲

曰彼彼哉再言之者趣駕既駕公欲處父帥師而至懼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定

十年左傳初叔孫成子叔孫欲立武叔叔孫公若藐叔孫氏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使賦射之射公不能殺公南為高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

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武叔之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

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偽為固陋不知禮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

何已逆爾欲吳王我乎轉諸殺吳王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以不能副武叔殺子

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掌工匠駟赤曰郕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詩唐卒章之四言矣卒章四言

命叔孫稽首謝其受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郕邑居齊而無事既叛魯又必不

可矣不可以子孟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

宣言於郕中許為齊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易其民人眾兇懼不效駟赤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謂侯犯曰眾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子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

民易取齊人與郕無異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于地非徒得民又得齊地且盡多舍甲于子

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子齊齊有司觀郕使有司觀將至

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之駟赤將別

之偽為侯犯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且謀免我於禍侯犯請行許之郕人駟赤先如宿國

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謂侯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謂侯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

之誅責羣臣懼死恐得罪罪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識也言叔孫吾未敢以出我未

以之出奔赤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納魯國侯犯

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薄也○定十二年公羊傳註郕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

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國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莊三十二年左傳杜註出奔季不書

國亂共仲使圍人華賦于般于黨氏共仲慶父史失之闕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書得成禮僖元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叛亂

夫

年左傳杜註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僖公閔二年共仲使卜齋賊公子

入立之○成十六年左傳註僖如於是遂作亂通於穆姜穆姜成公母襄九年左傳穆姜薨於

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若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史曰是謂良之隨三三震下兌上

蓋民五爻皆變為隨隨其出也隨非閉固之義謂穆姜必速出不久居姜曰亡猶無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仁婦人卑於丈夫固在下位而有淫亂之仁之事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欲廢成公去季孟是不安靖其國家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幽廢於棄位

而姦不可謂貞葉夫人之位而與僖如淫姦之別名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隱元年左傳京鄭叛大叔叔段共叔桓十五年胡氏曰共城之叛大叔末必折有

國之害也於以明君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僖

二十年左傳滑姬姓國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鄭文洩堵寇鄭大帥師入滑○

隱元年左傳鄭共叔即叔之亂公孫滑共叔段之子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為公孫滑取

廩延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取廩延○莊十六年左傳鄭伯治與於雍糾

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公厲公逐  
祭仲○宣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夷四年鄭公子歸斲子家歸斲薄其棺不使從御

禮而逐其族○成三年經林註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求爭鄭於楚桓公卒鄭  
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衽矣○

襄十年左傳初子駟公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諸侯而黜滅其車黜滅尉尉止獲獲四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女車猶遂弗使獻不使獻初子駟

為田洳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侵四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八年子駟所殺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攝君子國公子為司馬子耳公孫為司

空子孔公子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  
政於西宮之朝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叔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知之故不死○昭

元年左傳鄭為游楚公孫楚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  
妻于南執戈逐之擊之以戈子哲傷子南子南子哲子南子哲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

而歸鄭放游楚於吳子哲公孫黑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  
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苾吉駟帶私盟于闔門鄭之外○昭二年左傳伯有之亂

乘三十年左傳鄭伯有者酒將使子哲如楚歸而  
飲酒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死於羊肆

僖九年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  
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成十

七年左傳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齊靈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闔莒門蒙衣  
與婦人鮑牽鮑叔牙叔牙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告之使改慶克久不出

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譴責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高無鮑牽處  
守及還將至闔門而索客菟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若而立公子角項公國

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州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莒弱弱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諸  
公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虛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諸  
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疾克以殺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

告難于晉勝國佐子使以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十八年齊為慶氏之難故甲中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七

晦林註故字當屬上句 齊侯使士華免夫 以戈殺國佐于內宮 夫人之朝

襄十九年左傳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先疾病而

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大子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易已謂衛教公易已衛奔

高唐以叛○襄二十九年左傳齊公孫薑子子公孫甯子放宥之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高豎高止以盧叛十月庚寅聞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選邑於君

齊人立敬仲高侯之曾孫鄆良也敬仲也十一月乙知高豎致盧而出奔晉二十六年

註此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 ○莊八年左傳齊侯襄公使連稱

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 蓋以瓜熟之時 曰及瓜而代明年及瓜熟

皆齊大夫成 葵邱齊地時而往而使之往成 曰及瓜而代之則遣代期成

公問命 不至請代弗許僖公之母弟同母弟襄 曰寡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

衣服禮秩禮數如適一如適子。襄公結之二人連稱管 因之以作亂因無知之怨

亂 ○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先取妻生子而寡偏喪 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

郭姜以孤入以先夫之子自隨 曰棠無咎棠公與東郭服東郭姜之弟 相崔氏崔杼以姜弟及前

崔成有疾惡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成欲居崔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

宗邑宗廟所在也必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疆怒將殺之殺偃與 告慶封慶封告盧蒲葵慶封

夫盧蒲葵曰彼崔君齊莊齊莊之讐也為崔杼 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實其家 子何

病焉將何以 崔氏之亂二十五年 申鮮虞莊公近臣來奔

莊十五年左傳秋諸侯為宋伐鄭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 ○襄元年左傳春圍宋彭

城於是為宋討魚石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 成稱宋且不登成 叛人也不與 其專

彭城還繫宋 ○桓二年左傳會于稷以成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 宋督弒 宋督弒 ○莊十

三年左傳會于北杏齊地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 齊桓欲修霸業 ○文十八年

左傳宋武氏之族武公之子孫 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公以作亂文公欲昭公故武族

十二月宋公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戴族華 莊莊族公桓桓族向魚魚族之族攻武

氏於司馬子伯華 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武穆族 宣三年左傳武穆之族以曹師伐

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于是不黨里克聘于秦且謝緩路謝秦以緩報故不及

俱死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穆公曰呂甥卻稱冀芮三子晉實為不從不與若重問

聘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無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報不鄭且召三

子等呂卻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不鄭鄭舉夫及七輿大夫徒伯七命副

七年六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驅獸虎特宮山祁七子七皆里平之黨也十一

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文八年左傳夷之蒐六年春晉晉侯襄將登箕鄭

父先都登之於而使士穀本司梁益耳將中軍先克口狐復趙之勳從亡不可廢

也從之六年以狐射姑趙先克中軍奪蒯得田于董陰以軍事奪故箕鄭父先都士

穀梁益耳滿得作亂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箕鄭等賤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

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宣二年左傳麗姬之亂在信○昭二十

一年左傳林註晉樂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

勝與鄔臧二子祁通室易祁盈祁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司馬叔游侯之子叔游曰鄭書古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三

名有之惡直醜也亦惡正實蕃有徒世衰道微反以正直為醜惡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詩大雅曰民之多辟民多僻邪之行無自立辟法也當且已止若何盈曰祁氏私

有討國何有焉討家臣無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頃晉侯執祁盈

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同將皆死言三人同被愁發語使吾君祁聞勝與臧之死也以

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叔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

殺之遂滅祁氏辛丑氏哀六年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

于柏人

隱五年左傳州吁之亂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昭二十年左傳衛公孟縶縶齊齊豹齊

之子為衛奪之司寇與鄆鄆有役則反之禁足不良故有役則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

喜真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靈公在平壽衛下於孟獲衛之門外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宗魯駮乘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載實以出過齊

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驍乘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子召之

同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遠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八月辛亥公子朝楮同

師圍子玉霄子高魴皆齊氏黨出奔魯閏月戊辰殺宣姜○哀十五年左傳孔子聞衛亂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大子入衛○哀二十五年左傳楮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襄

司寇亥司徒期圉三匠公使三匠久衛與拳彌以作亂謀以攻公乃適城鉏近宋邑

二十六年叔孫舒武叔之子衛侯帥師會越牟如后庸越大宋樂夜宋司城納衛侯文子

彌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若我出亡而有補于衛國請自衛非門以出奔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重開守陴而納公

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遂卒于越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

也國曰潰邑曰叛○哀四年蔡蔡昭公亂故是以諷春王二月盜殺蔡侯申

昭二十年公羊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咩也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叛亂

襄二十三年左傳陳侯哀如楚朝公子黃陳侯之弟慝虎及於楚楚人名之二十

黃黃奔使慶樂二慶往二慶畏謀故殺之慶氏以陳叛陳侯楚而叛夏屈建楚從陳

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板隊而殺人築城之版墜地慶氏忿役人相命執役之人怨

相告隊伍作亂各殺其長之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宣十一年左傳楚子莊為陳

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

成九年莒潰穀梁曰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上為事謂臣以叛君○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姑牟婁防姑來奔胡氏曰牟夷莒大夫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昭元年左傳叔弓帥師疆郟田正其疆界

取因莒亂也莒去疾自齊入于昭四年左傳莒亂著邱公去立而不撫鄆莒叛

而來

文七年左傳註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為守須句大夫○襄二十一年左傳邾邾其

邾大以濼閭邱二來奔以邑出季武子宿以公姑姊公之姑妻之皆有賜賞於其

從者庶其之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我庶其之黨同○昭三十一年左傳邾黑

肱邾大夫以濫來奔君子曰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必書以某地以

身為不弗可滅已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

夫守先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一年豹殺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

土地出求食而已求食其地而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此二

物事者所以懲肆放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難難其身若難難其身身為以險危大人

者而有名章微攻作難之士將奔走赴越三數人名去貪也若難難其身身為以險危大人

將實力焉盡力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無禮惡逆皆

其善志也記事○哀七年左傳秋伐邾魯及范門邾郭猶聞鐘聲不禦大夫諫不聽

茅成子邾大夫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言其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

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足以成子以茅叛知邾必亡故先以其邑叛師遂入邾以邾子益來邾

茅夷鴻以東帛乘章自請救於吳無君命吳子夫從之故言自差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叛亂

哀十四年左傳小邾射射小邾以句繹地名來奔春秋止于獲麟故射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

子何辱焉何辱于子而不對曰魯有事于小邾若有征伐之不敢問故伐之死其城

下可也戰死于小邾之彼射不臣竊地而濟成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僖十九年梁亡穀梁曰自亡也洎於酒溢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

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

襄十三年左傳邾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魯救邾遂取之志力各異

昭二十一年左傳林註諸侯之國皆有君臣之亂

桓十五年胡氏曰楚有陳蔡不羹而叛蔡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昭十○文五年

左傳初邾楚屬叛楚即秦就又貳於楚又有貳心夏秦人入邾六人叛楚六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仲歸秦帥師滅六○莊十八年左傳初楚武王克權區區使闞緄

楚大尹之以叛緄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虎楚地楚使闞緄楚夫大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

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楚驚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浦

而逸楚子殺之其族閻敖之族為亂冬巴人囚之以伐楚因閻敖之亂○僖二十年左傳隨以

漢東諸侯叛楚隨君漢水之東故以漢東諸侯叛背楚國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取平於隨而還○文

十二年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若敖曾孫子孔為令尹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叛楚夏子孔執

舒子平舒君名及宗子遂圍巢宗巢二國羣舒之屬○文十六年左傳楚大饑戎山夷也伐其西南

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大林陽邱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庸屬楚庸人率百濮濮夷聚於選楚選楚地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

從於阪高從于阪高之隘地以避難為賈伯廋賈伯廋父曰不可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

難則子越鬪自石溪子貝自夔石溪夔入庸道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

故楚強遂城庸○襄三年左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襄二十四年左傳

吳人為楚舟師水軍之役故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康王召舒鳩楚屬人欲與共舒鳩人叛楚楚子

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二子楚大夫讓之楚子先使二子舒鳩子敬逆二子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三

而告無之無叛楚之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令尹遂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待其終卒之叛否卒而不貳携吾又何求若

猶叛我無辭以兵討之有庸有功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屈建楚遂子

馮卒屈建彼自無辭伐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襄二十六年左傳彭城之役成十八年楚伐彭城納東魚石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楚師潰晉降

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定二年左傳桐小國

叛楚○哀元年左傳春楚子圉楚蔡蔡人男女以辨別也男女各別使疆於江汝之

間而還楚欲使蔡徒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於是乎請還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

文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穆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代舒蓼

舒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今襄陽中

廬廬廬大及叔麋其誘之遂殺鬪克子及公子變初鬪克囚于秦僖二十五年秦有散

-5 225 35 945" data-label="Text">

之欺僖三十而使歸求成而不得志無賞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言

楚莊初弱國內亂 ○宣王左傳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栗門楚莊初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教氏初若敖楚之八世祖 娶於邠國各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鬬也 於邠潘於邠子之女

生子文焉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 其孫箴尹官名 克黃子揚 使於齊遠及宋聞亂

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不歸復命 獨誰受之雖奔他國獨誰受此棄命之命 蒙歸復

命而自拘於司敗冠 子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使克

其所任歲 ○昭十三年左傳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許大夫蔡有蔓成然皆王 楚靈所

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楚之群大夫失職而怨王者 啓越大夫常壽過中會所戮者 作亂乃奉

蔡公葉 召二子子子哲 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封陳蔡之國 楚公子比子子 于公子黑肱

皆疾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遠氏許圍蔓成然 之徒以入

楚時靈王在乾谿 蔡公使須務卒與史律須務卒史律楚大夫 先入因正僕人之正僕大子 殺大

子祿及公子罷敵祿罷敵皆靈王子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陵公子棄疾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視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皆使叛靈王 師及訾梁而潰靈王潰

而衆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國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

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大都如陳蔡不羹許葉之屬皆同叛矣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羊尹申亥氏

○定五年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四年吳入郢 哀十六年左傳楚大子建之遇

護也昭十四年 其子曰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為白楚 公吳人伐慎汝陰慎縣 白公敗之

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 欲因以作亂許之遂作亂 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

惠王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 為王子閭不可遂殺之殺子閭 而以王如高府楚別府 葉公至

過箴尹固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

昭二十七年左傳註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襄二十

九年胡氏曰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闢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

衰則致國於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火傳必及季子故諸樊

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

春秋傳類求

卷十一 叛亂

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圖而與第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

僖三十二年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昭十六年左傳楚子平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

宣四年左傳公鄭靈怒欲殺子公公子子公喪子家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言六畜之老者猶以

其老而難於殺而況君乎公成十七年左傳公晉厲遊於匠麗氏嬖大夫樂書中行偃

遂執公焉召士句士句辭辭不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養於趙氏少為趙盾所待養

趙莊孟姬亂吾能違去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言此者明已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主也言牛老而殺而況君乎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莊將為臧乾田與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叛亂 弑逆

五

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戰功對曰多戰功則多矣

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為少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寢廟人多鼠不

今君聞晉之亂隳而後作焉起兵今君聞晉之亂隳而後作焉起兵今君聞晉之亂隳而後作焉起兵今君聞晉之亂隳而後作焉起兵

敗不欲受其邑故以乃弗與田比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比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比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比鼠欲使怒而止

弑逆

書法

下賤非士故不言盜襄二十九賤者故稱盜哀四年不言弑其君賤也哀四年稱盜

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賤於稱人者矣辟中國之正道以冀利謂之盜非微者

書盜也哀四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若襄七年鄭伯髡

年穀梁傳并註哀四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哀四年弑君而畧其名氏哀四年有無

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桓二年無王曰王正卒也桓二年無王書王正罪也

桓二年 未踰年稱君者正罪也文十四年 經林註 未踰年稱君者先君既葬已即位文十四年 經註 未踰年之君言弑其君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成死者之君號以賤所為 文十四年 公羊傳并註 不日未成爲君也殺梁傳 不以國氏先以國氏不言公子也 不以嫌代嫌也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專 國氏明不以嫌相代 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 文十四年 胡氏 凡弑君稱君

君無道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 稱臣臣之罪也 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末世終 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 稱臣臣之罪也 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末世終 也 宣四年 書曰弑其君權不足也 書以首惡 宣四年 左傳并註 書為首惡以弑 左傳并註

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宣四年 胡氏 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傳九年 經杜註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傳九年 左傳 已免喪故稱君傳十年 經杜註 其言弑其君之子殺未踰年君之號也傳九年 公羊傳 其君之

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傳九年 經杜註 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傳十年 公羊傳 諸侯卒何以地 隱之也弑也襄七年 公羊傳 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襄七年 公羊傳 於如會名之明如會

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襄七年 公羊傳 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不 夷狄臣弑中國君故去弑言卒使 羊傳註 其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不 若正卒然 襄七年 殺梁傳并註 其地於外也襄七年 公羊傳 於如會名之明如會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逆 弑

王無道而弑稱臣非首謀而反書弑昭十三年 經杜註 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昭 三年 經杜註 不稱人罪昭十三年 經杜註 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所以書其 經註 殺不稱人罪昭十三年 經杜註 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所以書其 經註

已立稱公子其意不當也昭十三年 公羊傳 稱名氏以弑言將自是為君也將自是 傳并註 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言歸歸弑也 昭十三年 殺梁傳 歸一事也弑一事也其事各異而遂 昭十三年 公羊傳并註 言歸歸弑也昭十三年 殺梁傳 歸一事也弑一事也其事各異而遂 昭十三年 公羊傳并註

言之今連 不弑也昭十三年 殺梁傳 弑君者日不日不弑也昭十三年 殺梁傳 不稱人以殺乃以君 殺之也實不弑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 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 使實有弑君之罪 昭十三年 殺梁傳并註 今言公子殺公子明所殺 取國者稱國以弑謂若欲取國而弑君子者當直 非弑君之人 昭十三年 殺梁傳并註 取國者稱國以弑謂若欲取國而弑君子者當直 非弑君之人 昭十三年 殺梁傳并註

不以國氏不以嫌代嫌故也昭十三年 殺梁傳 君臣之分猶在書弑其君明於君 臣之義也昭十三年 胡氏 變文歸獄其本意在於代此而非討之也昭十三年 胡氏 書禍由始以為 弑主哀六年 經杜註 記始事遂連其死哀六年 左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哀六年 左傳 則其曰君何也已受命立也哀六年 左傳 書曰弑其君言罪在也哀六年 左傳 其自正 也哀六年 左傳 非次而立亦以弑君書何也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使知慎於廢立之 年殺梁傳

際襄三十一凡自虐其君曰弑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君父言弑積漸之

名也隱四年公以國氏嘗國也隱四年公羊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凡非

則謂之嫌隱四年公羊傳公羊傳曰國氏者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隱四年公羊傳書曰

弑其君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其出亡也不越竟而適他國其反國也不討弑君之賊宣二年左傳并註

宣二年左傳并註 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宣十年特書名氏以

見忠言之驗見弑之由宣十年書曰弑其君舍藥物可也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昭十九年左傳并註

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昭十九年日弑正卒也正卒則不弑也昭十九年左傳并註

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昭十九年日卒所以謹弑也書曰謹識大逆夷狄不言正不

正文元年書世子弑君者春秋詳書其事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胡氏稱國人弑其

君者無道也國人之所欲弑也文十六年左傳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人者君臣

之義不可廢也文十六年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降大夫使稱人文不稱盜罪

文十八年經杜註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反以弑君之罪歸諸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道 三

文十八年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稱國以弑

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八年稱國以弑者大臣之罪也昭二十七即自責而責之就其有

故以備禮責之耶卑者以國氏莊十二年不稱名姓闈不得齊於人襄二十九不稱

其君闈不得君其君也襄二十九其不日夷之也夷狄君卒皆不日比之夷狄聖人於魯

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成十六弑君而更其名氏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哀四

氏以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弑其君稱人深責之也文十五不越境而書弑不嘗藥而書

弑憚老懼讓而書弑不能殺死不立而書弑屢殺立幼而書弑成十八稱盜以殺是在

官者無人也哀四年胡氏音註

事類

經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子子弑其君夷鄭靈左傳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

宋公與子家將見于公之食指第二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室

夫將解龜相視而笑以為食指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

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怒其不遜子公與子家謀先難先為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六畜之老者猶以而况君子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獄

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嬖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君子曰仁初

畜老而不武不計子公無能達也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凡弑君稱君唯書君名而君無

道也衆所稱臣書弑者臣之罪也以示末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其惡名取有漸也胡氏曰首謀弑逆者公

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

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斂子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

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

嘗說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

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大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夫

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秦

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

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成十八年胡氏曰鄭歸生以憚老懼譖而書弑仲尼

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首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

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襄公名稱在傳齊侯使連稱管至

父皆齊戊守葵邱齊地瓜時而往瓜時日與之及瓜而代明年瓜熟期成公問命不至

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同母曰夷仲年襄之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

服禮秩禮數如適子襄公既立而二人連稱管因之以作亂連稱

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曰捷克吾以女為夫人宣無知冬十二月齊侯

游于姑楚遠田獵于貝邱姑楚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桓十八年襄也公

而從者見彭皆齊地公怒曰彭生敢見敬見形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屢屨反

誅責穰於徒人費既獵而反責取所失之弗得觀之見血走出遇賊門劫而束之

賦劫費而費曰我奚徇哉何嘗以禦汝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請先入伏公而

出告公以亂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齊小死于階下亦鬪遂入殺孟陽亦小于牀代

居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公匿戶後其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

六月也傳云鞅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昭元年經林註前言

齊小白入于齊則莊八年胡氏曰無知曷為不稱公孫孫而以國氏罪傷公也弑君者

無知於信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私其同母夷仲年異於

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

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堯

親九族必先明峻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

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桓公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

昭公齊侯內嬖六人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懿公駁駁數施於國而多

春秋經傳類求 卷二 弑逆 无

聚土盡其家齊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

乙卯夜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商人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

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則很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

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成死者之君號以殺我賤商人之所為

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國氏據

吁弑其君完以國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亂舍不立立有不正

氏不言公子也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

代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胡氏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

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

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魯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叔姬怒窺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莫恃可以取而代之也於是驟施於國而

多與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

止其身○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不稱盈十四年左傳齊公子元

不稱盈

不稱盈

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舊言十八年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

邢歇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搗而刑之邢歇之父已死搗而使歇僕御納閣職之其尸而刑斷其足

妻而使職駮陸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著扶擊職欲以相職怒

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以為病恨

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納懿公於申池之竹中歸舍壘而行飲酒記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

元桓公于胡氏曰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

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

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

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會

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

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

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振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弒逆

而亂臣賊子懼桓六年胡氏曰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是齊人皆以為君

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篡弒之賊國人不知為君而

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文十五年胡氏曰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

故弒其君商人稱齊人深責之也○襄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

道齊侯雖背盟王未有無左傳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為驂數如崔氏以崔子

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崔子因是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問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為崔杆伺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

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為崔杆伺遂從姜氏妻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重言侍人者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甲與崔子伏甲

至甲命姜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還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杆姜病不

能聽命親聽近於公官崔子官近公官陪臣于擗有淫者行夜得不知二命

子命討之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驪此非侍州綽師公孫敖封其鏗

父襄伊倭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變者祝佗父莊公祭於高唐齊師廟至復命不說弁

爵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宰之免我將死其宰

曰免是反子之義也我若以妻子免是反申蒯死君之義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菽平陰大夫子平陰晏

子仲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衰

社稷是養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

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親愛誰敢任之無為當且人崔子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

亡之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與既哭三踊而出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晏子之賢舍置之得民得民叔孫宜伯魯叔孫之在

齊也六十六叔孫還齊襄公納其女宣伯於釐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三

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官大公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矢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與崔慶若不忠於君不利社稷不敢與也有如上帝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乃歎因

歎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并前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齊史之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齊有直史崔杼崔氏側

壑莊公于北郭不殯在外者丁亥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四翼喪車之飾不

蹕蹕止行入下車逆葬七乘不以兵甲齊舊儀上公禮九乘晉侯平濟自泮水會于夷儀

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穀梁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失言將淫氏為此見弑胡氏曰齊

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獨以勇力聞皆達君之

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

不逮也晏子仲曰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

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杜註弑荼

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楚比五年左傳齊燕

姬景公生子不成朱而冠而死諸子庶公鬻如景之妾之子茶安孺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聞於憂慮則有疾疾當當

戰而無憂虞則恐疾疾不得為樂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意欲立茶而未發故公疾使國惠子國

昭子高張立茶寔羣公子於萊齊東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鉏公子陽生皆景公子來奔六年八月陳僖子陳使召公子陽生在八月下記

事之陽生遂行逮夜至於齊故以昏至不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

次僖子養之隱於信與饋者皆入又令陽生隨饋食言陳氏得眾僖子使子士之

以安孺子如賴賴齊邑去鬻如茶之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竇之邱三子景公

黨或拘或公使朱毛齊大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但

因文之變一君不器二不置器有副貳君二多難國有兩君彼此嫌疑多至禍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曰君舉皆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固困又有憂有蠻荒之困又少君不可以訪是以

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夫毛曰君大訪於陳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弒逆

三

子大謂而圖其小可也小謂殺使毛遷孺子於駘齊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恐駘人不從

張帳而殺之葵諸及冒溱地名實以冬殺經書春秋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公羊曰景公死而舍立陳乞

使人迎陽生于諸于諸寔也其家自是往弒舍穀梁曰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

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則其曰君何

也荼雖不正已受命受命於景矣胡氏曰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弒充

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弒君之罪六年經林註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

經林註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昭元年

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成十八年胡氏曰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仲尼

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哀十四年齊人

弒其君壬于舒州左傳齊備公悼公陽之在魯也關止于有寵焉事在

政陳成子陳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諸御鞅齊大言于公曰陳關不可並也君其

擇焉擇用弗聽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甲午齊

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又天子之伐之將

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公及其大夫孔父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身死而禍及其君元年左氏曰宋華父督宋戴見孔父孔父嘉祖之子六世祖之妻于路目逆而

送之曰美而黜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

督未死而賜宋殤公立隱四年十年十一戰皆在隱民不堪命不堪殤公孔父嘉為司

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公之數戰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穆公子馮殤公宣子鄭三年出而居於鄭立之以親鄭以部大邑部國路公

齊陳鄭會稷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宋公羊曰及者何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也弑君多矣

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

春秋經傳類考

卷五 弑逆

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

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單春秋

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謂并也孔

氏父字謚也傳特言字謚者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為謚也胡氏曰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

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

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父父者名也著其

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待讀劉敞以謂

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當尊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

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

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剪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取

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

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悼也不有君子其能國正者

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黷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開有國之急務也邾定公時有

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君之賊凡民罔不怒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弑逆之賊

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

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胡氏音註弑君之禍桓六年胡氏曰宋督弑君而

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聖人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城見諸行事可謂

深切著明矣○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閔公及其大夫仇牧萬及

皆宋卿仇牧稱名不繫十一年左傳乘印之後十年公斃宋公以金僕姑矢射南宮

長萬公右顛孫生搏取之宋人請之宋公斂感而相懼曰斂之曰始吾敬于今子魯囚為魯

獲故謂之魯囚也吾弗敬于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宋地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以手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立子游

子羣公子奔蕭宋邑公子御說宋莊邑南宮牛長萬猛獲其營帥師圍亳冬十月

叔大心叔蕭大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伐南宮牛殺南宮牛于師

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師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非兵輦駕人其母一日而至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衛大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弑逆為天下之

惡於宋而保於我宋人以為大惡而我獨保庇之保之何補何補於衛得一夫而失一國夫一與惡而棄

好棄衛國之好與猛獲之惡而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子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

以犀革裹之萬多力故先使婦人醉之比及宋手足皆見萬說踏犀革皆破宋人皆

醜句之并猛獲以酒而以犀牛之革裹之公羊曰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

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

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其不畏疆禦奈何萬當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

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戲名字婦人皆在側萬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逆

五

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猶何萬怒搏閔公絕其脰程仇牧聞

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側手曰敵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闥仇牧

可謂不畏強禦矣穀梁曰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又以卑及尊也仇牧聞也

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

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

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

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子忌

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其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

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

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

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昭公 稱君左傳宋公子鮑昭公庶弟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言鮑之恤民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進珍異言鮑之養老無日不數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

人有賢材者無不事也言鮑之尊賢親自桓鮑之親鮑之親親公子鮑美而艷襄夫

人鮑適欲通之而不可以禮自防防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夫人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司城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

至于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

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

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使帥甸郊甸

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不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孫子臣之罪令

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文公即位公羊曰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詩

人降大夫使稱人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

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

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

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上之君可以

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馬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

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

子聞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

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莫死

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十四年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而書字

以養之也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十年晉里

春秋經傳類

卷十一 弑

奚

克弑其君卓弑中在前干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及其大夫荀息荀息稱名者雖欲復

晉九年左傳晉獻公卒里克中大不鄭晉大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中出夷之徒作

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勿賤與諸辱存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荀息曰吾與

先君言矣以死輔奚齊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能欲其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嬖姬之娣所生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晉卻芮卻克祖父從夷吾夷吾夷吾即惠公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隲朋齊

大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周初王子黨周大會齊隲朋立晉

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

與一大夫殺奚齊卓為子君者縱是而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公羊曰九年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

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

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

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

食受之而消亡之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

以奚齊卓子皆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

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荀息曰君嘗訊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

不可與謀遂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

梁曰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弒也

荀息開也 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世子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慮

姬又謂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矣勿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九年胡氏曰穀梁子曰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

子則當于矣國人何為不予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

予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戮太子

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

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

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

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歟者十年胡氏曰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

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

立自克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違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

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  
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  
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  
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知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  
紇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  
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苟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  
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苟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  
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  
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  
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  
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齊靈公不君而稱臣  
之法深責左傳晉靈公不君例應稱厚飲以彫觥重賦斂於民從臺上彈人而觀  
執政之臣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弒逆

宋

其辟九彈觀人之善避彈丸宰夫脇熊蹯不熟殺之寘諸春以草索為使婦人載

以過朝趙盾士季即士會見其手露於春外問其故而患之無道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若同諫而不受則會請先先進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屋下即

而後視之三進三伏公不肯而又前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麋晉力賊之晨往寢門關矣威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虜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趙盾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之其右車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葵猛

馬跌使猛犬奮盾想是以喉大為與中之號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闚且出與公之申士

提彌明知之初宣子田獵於首山河東潞舍于翳桑桑之多見靈叔晉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請以進

之使盡之而為之第食與肉宣諸索以與之既而距為公介靈叔德義以禦公

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其姓名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亦

去乙丑趙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晉克則君臣之義而復盾出奔

還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不討

賊非子而誰言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逃詩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

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為法惜也越境乃免杜註越則君臣之義也絕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論紛紛或說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

趙竟乃免當為遂奔他國則弑在出奔之後可免弑君之名非謂趙竟

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弑君之名也上文亡不越竟及不討賊亦是兩事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晉文於周而立之公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律六年公羊曰親弑君者

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

晉趙盾弑其君夷律趙盾曰天子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

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

夫皆內朝路寢廷也禮公族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音紀已諸趙而辟丸是

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草器若今市所量自閭宮中

謂之闔其小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閭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

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

公怒以斗桴猶擊也聲謂旁擊頭而殺之夫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嚳趨而入靈公

望見趙盾趨而再拜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趙盾遠巡北面再

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

人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

嚳子誠入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閭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

是子之易者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時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

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劊劊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

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繡明者國之力士也化然壯勇

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劊蓋利劊也子

春秋經傳類考

卷十一

堯

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將進郤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投綬於祁

所趙盾知之蹻猶起也階而走靈公有周狗可以此周之狗所指如意者謂之蹻呼蹻而屬謂之屬義出於此之蹻亦蹻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跛以足逆之蹻其領曰趙盾領

曰君之蹻不知臣之蹻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

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秦滿蘇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

曰吾君孰為介甲也猶曰吾君誰為其甲兵豈不為盾子子之乘即上車也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

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二年穀梁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

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祁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

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

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書重謂盾是非子而正卿又賢也盾以亡不出

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盾反不討賊竟反不討賊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四

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於許世子見孝子之至胡氏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

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趙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

謂後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

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聞

臣子之邪心而謹其備也盾雖欲辭而不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

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

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

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西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隨岳法

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元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

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臣而亂臣賊子懼○成十八年

胡氏曰趙盾以不越竟而書賊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肯知聖人誅亂臣

討賊子之大要也成二十八年左傳註○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

蒲厲公不稱 十七年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愛幸及自鄙陵十六年欲盡去羣

大夫而立其左右立其嬖幸厲公將作難將作禍難三郟將謀於榭講武婦長魚以

戈殺駒伯郟苦成叔郟苦成叔郟苦成叔於其位所生溫季即郟苦成叔曰逃威也命而死今矯等不

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職為害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救之皆尸諸朝晉童以甲

叔纘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

曰人謂書偃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謝於二子書與曰寡人有討於郟氏郟氏既伏

其辜矣大夫無辱晉童劫而執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晉童為卿公遊于匠麗嬖大夫氏纘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晦纘書中行偃殺晉童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纘書中行

偃使程滑晉大夫弑厲公葬之于翼晉故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榮

士飭逆周子悼公于京師而立之穀梁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胡氏曰弑君天

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

大需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弑許世子止以

不葺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讓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

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弑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弑公而以

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

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

子闞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

矣

隱四年戊申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衛州吁弑其君完桓公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三年左傳衛莊公娶

于齊東宮大夫處得臣齊大夫之妹曰莊姜從夫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

于陳國曰厲嬀陳姓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厲戴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

人之子也有寵母嬀故而好兵甲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衛大夫諫曰臣聞愛子投之

以義方義外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此四者不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之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聖

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必緣寵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自降降而不憾

林註強降其心而不怨憾憾而能珍林註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重者鮮矣且夫

杜註降其身則必恨杜註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者鮮矣且夫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逆天君義臣行之義

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順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弟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致仕

州吁弑桓公而立厚從州吁如陳行朝禮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十

日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請陳因其來朝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

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右宰官名醜衛臣泣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石碚之家宰孺羊

肩涖殺石厚于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公子即位公羊曰曷為以國

氏當國也君父言弑積漸之名也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元非正嫡則謂之嫌也弑而代之也

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

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逆

里

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碚盡言極諫而公

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木清源

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

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又曰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

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

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則衛國是肆人欲滅

之願也宋人許之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天理非人之所為也又曰四國合黨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邪秋彙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又曰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

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文十四年穀梁傳註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以國氏不言公子哀

隱四年穀梁傳註以上下道道者若文十四年胡氏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者

隱四年穀梁傳註以上下道道者若文十四年胡氏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者

隱四年穀梁傳註以上下道道者若文十四年胡氏曰州吁弑君則以國氏者

累及乎上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

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

剽剽左傳十四年公獻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

聽盟會於諸侯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

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有光

我以為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餓餓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

衛獻公入于夷儀晉愬衛所失國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二十六年衛

獻公使子鮮母弟為復為已求辭敬如獻公及子鮮命之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不獲

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但欲守其孫文子林在戚其私孫

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欵伐孫氏父兄皆不在不克伯

國孫襄傷甯子出舍於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衛侯剽言子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聖

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甲午衛侯入公羊曰此護君以弑也凡篡立皆緣親也

尤非其次衛人未有廢晉說喜由此得成護禍鼓梁曰此不正知剽不正者以元其日何也也立之喜也君

之正也父立以為君則于宜君之矣胡氏曰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

遂君之惡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書何

也妾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子於行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

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

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

者而朝廷加肅况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

旨矣昭元年經林註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具弑之辭也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同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

弑景侯穀梁曰其不日子奮父政是謂夷之夷欲若年皆不胡氏曰春秋入法君弑

而賊不討則不書矣况世子之於君父子蔡景公何以獨書蔡景公遍刺天下

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載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理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弑，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陳桓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且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尚為知類也。乎桓六年，胡氏曰：『蔡般弑父，昔及其見殺，則稱爵。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人以為君矣，篡弑之賊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二年，蔡遷于州來。承音德，蓋楚言公孫翻。蔡大，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公羊曰：『盜弑蔡侯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矣。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穀梁曰：『盜弑蔡侯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是也。今直稱盜不在人倫之位矣。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也。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揚貨竊寶玉，大弓是也。謂之盜，科中國之正道以襲利。此殺蔡侯，謂之盜，為賈近無人也是。故稱人稱國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稱盜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胡氏曰：『翻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魯僖齊楚誅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或者以翻非微者而稱盜，竊職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經林註書盜殺蔡侯甲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闔子殺夫。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逆

弑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蔡人以為君矣，篡弑之賊國，人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昭侯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二年，蔡遷于州來。承音德，蓋楚言公孫翻。蔡大，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公羊曰：『盜弑蔡侯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矣。賤乎賤者，孰謂罪人也。穀梁曰：『盜弑蔡侯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以上下道道者，若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是也。今直稱盜不在人倫之位矣。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也。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揚貨竊寶玉，大弓是也。謂之盜，科中國之正道以襲利。此殺蔡侯，謂之盜，為賈近無人也是。故稱人稱國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稱盜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胡氏曰：『翻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魯僖齊楚誅吳，又委罪於執政。見二年，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或者以翻非微者而稱盜，竊職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經林註書盜殺蔡侯甲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闔子殺夫。

宣十一年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弑其君平國，故稱臣以弑。九年，左傳：陳寫公與

孔寧儀行父

二子通於夏姬

鄭穆公女陳姜懷其相服衣

近身

以戲于朝洩治天諫

、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十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

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夏姬

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旣射而殺之二

子奔楚十年胡氏曰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

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

公君臣通於夏微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

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微舒之名氏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

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

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杜註稱君

君無道胡氏曰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

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

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註稱君君

無道也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紀號也莒夷無諡故有別

### 春秋經傳類求

### 卷十

弑逆

### 弑

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絕公國國人之怒公卒曰稱國

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公卒曰稱國

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律比公不稱弑左傳莒律比公生去疾及展與律比莒子密州之號

既立展與立以為又廢之律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

乃立展與立以為去疾奔齊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密州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轉始

弑於君父子故復重明例昭元年經林註前言襄三十一年胡氏曰經以傳為案

傳有垂謬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

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

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與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

來傳為誤為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

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既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

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

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悼公加弑者責止不合藥物左傳許悼公瘞疾五月

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藥物有毒非凡人所知識止不含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公平曰不成于弑也止進藥而藥殺也曷為

加弑焉爾議子道之不盡也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是君子之聽止聽治止罪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原止

本無害父之意故赦之穀梁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

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廙哭泣歆飭粥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

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宣二年穀梁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

見孝子之至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也昭十九年胡氏曰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

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原子饋藥曰某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

弑

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

用其藥藥不先嘗而候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

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歆飭粥盍不容

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

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氷之漸而春秋之所謹

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

以操及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

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矣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揚朱為我豈其無君

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卜未有識其過

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成十八年胡氏曰許世子止以不

嘗藥而書弑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

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王成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

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年未也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立恒在少者

且是人也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庶弟而黜大子商

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辨其信否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成王妹嫁於江

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發後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冬十月以宮

甲大子圍成玉王請食熊蹯熊掌而死熊掌難熟羹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

成乃瞑未飲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尹官列兵

而環王官公羊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覺穀梁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覺日冕之卒所以

謹商臣之弑也中國君卒正者例日不正者不日夷狄皆卒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爾夷狄不言正不正

不以明冕正不正胡氏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

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逆

弑

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

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

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

雖陷穿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

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

天下後世參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

子弘而曰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

於奏請加旨而見耽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

豈能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

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

一欲燕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

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顧僭王馮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

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

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

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

晉歸于楚弑其君虔靈王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

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魯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故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

五月又不存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起之左傳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

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位奪遠居族掩之田遷許圍許大蔡浦

蔡人仕有寵於王之戚蔡也在十其父死焉浦仕楚其父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浦

王行至在四越大夫戮焉王奔闔韋龜令尹子中犇邑又奪成然韋龜邑而

使為郊尹治郊竟蔓成然成故舊疾故遠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浦蔓成然

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楚之羣大夫失故越大夫常壽過申會所作祝圍圍

城克息舟楚邑城之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在襄二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哭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哲二子皆

元年子于奔告以蔡公強與之盟入薳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

驚走晉子皆奔鄭及郊而告之情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薳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其故

仲之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于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觀從

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許言蔡公將

將執之將執觀從以為妖言辭曰失賊謂子于成軍言蔡公而殺余何益殺已不釋之朝吳

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若求安定則

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且違上蔡蔡公之命以待成敗如何若求安定則

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圖封陳蔡之國遠氏許圍蔡之徒以入楚靈王在乾谿

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蔓許葉之師因四族消蔓成然之徒以入楚故乘虛以入

楚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律須務牟史律楚大先入因正僕人大子之殺大子楛及公

子罷敵祿罷敵皆靈王之子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先歸國者後者則

師及訾梁聖王選而潰衆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于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大都如陳蔡不羹許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抵取辱焉然丹葉之屬皆同叛矣乃歸于楚葉王而王浴順夏漢別將欲入郢

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里關門以歸夏五月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王縊于

芋尹申亥氏觀從謂于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于干曰余不忍也于玉從

曰人棄疾將忍子將忍於殺汝殺汝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乙卯夜棄疾

使周徧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葉疾走告于于子哲曰王至矣國人

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

可為謀水火之狂暴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棄

疾即位名曰熊居不成若無號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取因許以為靈王而葬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桓告乃改葬之公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弒逆

弒

羊曰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者出入無惡之文今歸無惡於弒立也比本無弒君而

其歸者正以弒君弒而言歸故難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

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

去之靈王經而死又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

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致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

何言將自是為君也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子朝之意與此相似于朝不貳

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為善然則弒君不歸

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自宜別書而今

不弒之不弒之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不弒之比之不弒有四使比實有弒君之罪則人

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此明棄疾三驗取國者稱國以弒謂若比欲取國而弒君者當

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弒四驗也直云楚比弒其君度不應言無知弒其君謂兒之類是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欲為君也今棄疾殺

-5 225 35 955" data-label="Text">

比無欲為君之嫌矣胡氏曰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授公子棄疾君陳

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曹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就  
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處弒立比出奔晉十  
三年比歸而處縶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非面事處為之臣處又弒立固非比之君  
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處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藥盃是也臣不  
以為君則公子鱣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  
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  
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藥盃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  
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處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處明於君  
臣之義也或曰處弒郊赦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  
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  
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  
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貽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鄉為社稷鎮亂不  
自已亦可也今乃脅於勢而忘其守休於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  
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  
聖人垂戒之意明矣成十八年胡氏曰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立而不書弒仲尼無  
私與天為一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弒逆

辛

襄二十九年閏弒吳子餘祭

閏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閏

則越俘

為閏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閏以刀弒之

言以刀明公羊曰閏者何門人也刑人也

刑人則曷為謂之閏刑人非其人也

以刑人為閏非其人也故變益言閏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

死之道也殺梁曰閏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閏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閏不得君

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閏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怨仇餘祭故弒之

荀氏曰殺梁子曰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

為闢使守舟吳子觀舟闢以刀裁之亦逼怨之失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

君僚僚伍戰氏罷又伐楚喪故也左傳二十年員晉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僚吳子

公子光闕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讐也反復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

士而鄙以待之進勇士以求入於先退居邊鄙乃見縛設諸焉縛諸勇士而耕於鄙二十七年吳子欲因

楚喪前年楚平王卒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二子皆王僚母弟帥師圍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

聘于上國中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疆楚秀尹然工尹廉二尹楚官帥師救潛吳師

不能退楚師疆威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告縛設諸曰

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闕也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闕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謂聘不

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

也言我身猶爾身言事汝母當如我子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堀地為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

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階戶席皆王親也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夾之以鉞又夾之以劍言守衛

嚴羞進者獻體解衣改服於門外防奸執羞者坐行膝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執劍者一人夾承執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殺逆

者及禮以相授也欽及逆羞者禮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設諸實鉞於

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曾交縛諸曾遂弑王闕廬光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生哀

僚之死喪事僚之生以待天命以待天命之自定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

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復使命復位而待復木位吳公子掩餘奔徐

公子燭庸奔鍾吾小國襄二十九年公羊曰闕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

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胡氏

曰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為眷眷而

欲立札公心也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為生亂而春秋之所貶昔大伯奔吳而不反

季恆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也考官天下也彼王

-5 228 35 948" data-label="Text">

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大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與覆師喪國其

誰階之也昭二十七年胡氏曰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正社稷嘉靖人無聞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 傳

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

胡氏音註按通鑑王猛為庶弟子朝所弑

隱十一年左傳羽父公子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

欲為隱殺桓以求大宰之官

公曰為其少故也

為桓公尚少故謂魯國

吾將殺之矣

將以君位使營莒裘魯邑吾將老焉故別營外邑

羽父懼

以隱公不從而懼禍及己

反譖公子桓公

謂隱將殺桓

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

名館于氏魯大夫

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焉

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焉氏而

### 春秋經傳類求

#### 卷上 殺逆

五

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隱四年公羊曰公子翬諂乎隱公

謂隱公曰百姓安于諸侯說子蓋終為君矣隱曰否吾使修塗裘

輦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

猶口諂相發動也

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

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

亦地名

之祭焉弑隱公也隱元年穀梁曰隱將讓而

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元年穀梁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隱十一年胡氏曰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侯而未嘗朝于京

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致使武氏子來求聘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

擅與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

之先祖而取郟及防入枋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而逐其君罪五也

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秋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

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

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

言則感慮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

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

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

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

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

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桓六年胡氏曰魯桓弑君而鄭伯莊公與之盟則不知其為賊矣桓十八年胡氏曰是

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孔

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

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

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

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桓十八年公薨

于齊胡氏曰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

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子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

矣成十六年胡氏曰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莊公卒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魯大見孟任黨氏

從之闕不從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生子般焉祭講

于梁氏魯大女公子子般觀之圍人榮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

之是不可鞭榮有力焉能投蓋覆于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八月癸亥公薨于

路寢正子般即位即喪次舍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慶使圍人榮弑子般于黨氏

立閔公莊公庶子於穀曰日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有所見謂閔不書

矣故慶父弑子般是年八穀可也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謂君

以日卒不待不日而顯也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則隱隱痛之也諱莫如深謂為國諱莫如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有所見謂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弑慶  
父出事之最深者故子般日本慶父如齊襄三十一年胡氏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又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

般之弑可知○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左傳初公傅奪卜齊魯  
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秋八月辛丑共仲慶使卜殺般又殺閔公于武闈殺

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季友以僖公閔公庶兄適邾共仲奔莒慶父殺般又殺閔公乃入立之季友  
立之為君國人不與故出奔莒閔公哀姜之嫡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

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哀姜懼討故出奔邾內奔曰孫哀四年經林註  
人慶父與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閔二年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執弑之慶父也殺果

曰不地故也胡氏曰按左氏慶父使卜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刑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緩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殺遺

語

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  
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  
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辱矣其事亦白矣  
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

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又曰莊公忘親釋德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  
父之無君動於後閔人犂卜齋之及交發於黨氏武闈之問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

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慚乎又曰閔公立而季子歸何  
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

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克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  
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

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文十八年胡氏曰踰年而  
稱君稱君而過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弑乎孫于邾大人出奔莒姜氏

公之  
慶父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魯人諱弑以未成爲左書之子在喪之稱

傳之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公之襄仲欲立

之叔仲惠作叔牙孫不可仲見于齊侯惠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

惡大子及視其母弟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惡視之母出姜歸于齊大歸也將行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公羊曰子卒者孰

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所聞世臣子思痛王父深

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較異穀梁曰子卒不日故殺也公于遂與宣公共弑不稱殺諱也胡氏曰子卒何以不日

遇弑不忍言也既美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何以知其賊

乎上書大夫並使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又曰子赤

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

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

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宣元年胡氏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

春秋經傳類考

卷十 殺逆

二十

聞乎弑也又曰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

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

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為戎夷人類咸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

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廢義

三十一年胡氏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又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宣八年仲遂卒于垂穀梁傳註

以見宣十七年公弟叔躬卒穀梁曰其曰公弟叔躬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宣公弑子赤叔躬當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無所至也與之財則曰我足

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以明

矣以厲不軌故費之○昭二十五年公羊曰昭公將弑季氏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

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

矣專賞罰得民衆之心已久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昭三十一年公

羊曰嘗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勿顏

深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孝公者不知邾婁外孫邪悍妾子邪古者諸侯一娶九

於邾婁相通為九人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

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勿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滅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滅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弑之滅氏子也 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邪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滅氏之

母曰公不死也在我是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愨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

立叔術邾婁顏公之弟反孝公子魯

桓十七年左傳初鄭伯並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昭公時為世子惡高渠彌之為人固諫不聽

昭公立懼其殺已也高渠彌懼昭公惡而殺之辛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昭公十八年齊侯襄師

于首止衛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轅車裂高渠彌討其弑祭仲逆鄭子昭

弟子于陳而立之先出在陳○莊十四年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櫟十及大陵鄭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美

獲傳瑕鄭大夫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鄭子

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諡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會會于未見諸侯未至丙戌卒于鄆鄭左傳鄭僖公成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

年魯成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穆公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鄭僖元年朝

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

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經所以簡公僖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哀四年穀梁曰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若襄

見諸侯丙戌卒于採是不以弑道道也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

哀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悼公卒以疾赴故左傳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邾隱來邾

茅夷鴻邾大夫以來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八年三月吳伐我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

取謹及闞齊侯悼公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吳前為邾討魯懼二秋及齊

平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闞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吳子夫曰昔

歲寡人聞命

聞齊乞師 伐魯之命

今又革之

革而 易之

不知所從

二命何 將進受命於君 齊以受齊

君之

冬吳子使來傲帥伐齊

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故吳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

伐齊南鄙師于鄆

齊地

齊人弑悼公赴于師

以說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胡氏曰按

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

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

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謹及闞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

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器謹及闞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

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

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

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

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

存天理之意微矣

### 春秋經傳類求

### 卷上

弑逆

姜

隱三年公羊曰宣公

宋

曰以吾愛與夷

驪公 宣公之 子穆公之姪

則不若愛女以

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

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

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

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

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桓二年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晉地

之役生大子

穆侯七年戰條以 命之曰

穆侯十年戰于千畝

命之曰

穆侯

十年戰于千畝 有地名千畝

命之曰

成師惠

魯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危不自安 故曰始亂

故封栢叔于曲沃

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 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

惠之三

十年晉潘父

晉大 弑昭侯而納栢叔不克

是時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

晉人立孝侯

昭侯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

晉國 所都 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

伯莊伯復

入曲沃晉人復立孝

鄂侯以魯隱公五年季隨共年秋 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

生哀侯 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哀侯

生哀侯 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哀侯

生哀侯 王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翼南

哀侯侵理庭

鄆之田侵奪哀侯所都故曲沃哀侯開而寧之三年春曲沃武公魯隱公十年晉

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于伐翼逐翼侯于汾隰下濕曰濕逐驂騮馬絳而止蓋哀侯

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武公誘晉小子侯衰侯誘而

木而夜獲之及嬖共叔身傳翼侯故七年冬曲沃伯武公誘晉小子侯衰侯殺之以討

殺之非重僖二十四年左傳二月壬寅公子重入于晉師戊申使殺懷公子圉二十三年晉

惠公卒懷公丁高梁懷公奔高梁哀十七年左傳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喜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辟割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武公問之問此從者以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姬姓國何前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不公欲逐石圃未

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開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

之大子疾公子青疾踰從公戎州人殺之殺公子疾公入于戎州已氏戎人初公自

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莊公髡髮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

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馬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弑逆

弑

桓二年胡氏曰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懼然夫帝曰是寡人之罪也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楚以鹿疾赴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公子圍平

入問王疾縊也孫卿曰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鄭叔于葵王于郊謂之郊敖

楚子麇康王子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伍舉時奉使在鄭問使對曰

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赴辭使從謂此告胡氏曰初圍之

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左傳杜注公子圍在會時特緝蒲為王殿

於前以自衛離陳也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焉為欲掩藏在諸侯之策

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焉為因之而不革

乎口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楚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

莫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兄為史者皆言及也武

葬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

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莒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sup>四</sup>年與會者凡十有二國

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馭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

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

畧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四年胡氏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泄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sup>名</sup>楚圍<sup>改</sup>而求諸侯於晉晉

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郟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晉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菅梁身窺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而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弑逆 姦淫

堯

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有四鄰討之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

與之會以定其位有受其賂以免於討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

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數於後此以怨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

垂訓之義大矣○昭十三年公羊曰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

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將自是為君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

姦淫

僖二十四年左傳初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大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惠后先死昭公奔齊十二年王復之二十二年又通于隗氏王所立王莽廢隗氏魏氏類

桃子二子周大夫使狄師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温二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文十四年左傳子叔

姬魯女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公子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王王請以

王寵借周之恩寵求昭姬于齊請齊求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周卿

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又執子叔姬欲以耻公羊曰單伯之罪何道淫

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穀梁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又曰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

罪也

桓十八年左氏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夫如齊始儀申繻曰女有家夫之男有室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姦淫

卒

妻之無相瀆也達此則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

焉齊襄公與文姜私通此詩人所為賦之以告夫人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上車公薨于車彭生拉公而殺之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魯人責之故出

宜與齊絕而復奔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左傳曰書姦

也姦在夫人文姜比年出會其義皆同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姦七

年文姜會齊侯于防魯地左傳曰齊志也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二十年夫人姜氏如

莒桓三年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

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躓往逆則既輕矣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

其重在齊侯而不往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夫人姜氏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

自於是乎在桓十八年胡氏曰按齊詩惡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

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

未從也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莊二年胡氏曰婦人無

外事逆逆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闔在室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夫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者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

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

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

入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莊五年胡氏曰按齊詩載

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

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德德魯

道有蕩齊子遊遨德德者眾貌也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

矣師者眾多之地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莊七年胡氏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

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

之明驗也莊二十年胡氏曰夫人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

春秋經傳類求

卷二

姦淫

三

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

水賦許穆夫人閨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

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夫子之道不

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邱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

穀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莊二十四年公如齊

逆女公羊傳註詳淫故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羊曰夫人不僕疾也齊人語不可使入

夫人使若以得禮書積留不肯疾約約遠與公有所約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莊二十七年公

羊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廢

公闕二年左氏曰共仲慶通於哀姜大人姜氏經哀姜欲立之闕公莊公之死也

共仲使卜試公丁武闕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僖元年左氏曰君子以

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閔元年公羊曰莊

公存之時爭僕人鄧魯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

人莫不知盡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魯樂而歸獄焉○成十六年左氏曰宣伯

如通於穆姜成公○昭三十一年公羊曰當邾婁類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

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孝公者不知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古者諸侯一娶九女

二國勝之而邾婁一國亦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莊二十三年公羊傳註公如齊

所取於邾婁相通為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婁矣魯大孟見任黨氏從之闕而以夫

淫莊三十二年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夫孟見任黨氏從之闕而以夫

人言許之許以為割臂盟公孟任割臂血以與莊公盟生子般焉○文七年左氏曰穆伯公孫娶

於莒曰戴已生文伯戴其娣聲已生惠叔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已雖

死聲已尚在當樂室則為襄仲即公子遂公孫聘焉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

郭陵莒登城見之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叔牙諫公止之惠伯

成之十二使仲舍不之公孫敖反之還莒八年穆伯如周弔喪襄王不至以幣再莒

從已氏莒焉以前周之幣奔莒從前年還莒之女○僖十九年公羊註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

春秋經傳類求卷十一 姦淫

夫使鄆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宋為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

執用鄆子○昭四年左氏曰初穆子叔孫去叔孫氏成十六年辟僑及庚宗魯地遇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昭十一年左氏曰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授祥地關泉魯地人

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邾女為僚友者盟于清邱之社二

自其白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遠居在外僖子納泉邱人女令剛坐之

反自授祥宿于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養敬叔似○

昭二十五年左氏曰初季公鳥季公亥之兄娶妻於齊鮑文子公鳥妻鮑文子

女與饗人會禮通宣三年左氏曰文公鄭報漢律淫季父鄭子文公叔父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僖十六年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十四年

○成十六年左氏曰僖如叔孫僖如齊齊聲孟子齊宣公通僖如僖如曰不可以再罪自

母宋女通僖如僖如曰不可以再罪自

在魯淫于穆姜得罪不可奔衛成十七年左氏曰齊慶克慶封通于聲孟子與

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閭巷門蒙衣亦為婦鮑牽鮑叔牙之曾孫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

召慶克而謂之使改其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諱我諱責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命命伐

高無鮑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

子角頌公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晉莒高氏

邑叛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

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疾克浮亂故殺之十八年齊侯靈使士華免齊大以戈殺

國佐于內宮夫人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佐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夫佐皆衰

八年左氏曰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逸之季魴侯康子通

焉女康子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秋及齊平九月臧廩

如子臧會如齊涖盟齊閭邱明嬰之來涖盟且逸季姬魴侯所以歸璧○襄二十五年

左氏曰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春秋經傳類求

卷上

僖注

奎

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

公口不為崔子其無冠乎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

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聞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侍人賈舉怨公鞭已已乃為崔杼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鄰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

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劍戶墮公拊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

象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此甲與崔子伏甲以待莊公至是甲與公登臺而請詩弗許請盟弗

許請自刃於廟求還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

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弑夜有淫者不知二命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命公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子

反隊遂弑之○襄二十八年左氏曰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慶封慶封當國

以付則以其內實寶物遷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慶封與盧蒲嬰慶封不自改

氏朝見封十一月乙亥嘗秋祭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蒲癸自後刺子之慶慶

封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昭四年楚子靈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

文十六年左傳公子範宋昭公庶弟文公美而寵襄夫人範通欲通之而不可防閑乃助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範以因夫又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

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姬使帥甸鄭公之帥攻而殺之文公即位

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武公之帥娶于賈姓姬無子孫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

子申生○僖十年左傳狐突適下國曲沃新城過大子申生五年晉侯大子使登僕如

夢而相見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或謂指其孫於賈君之事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十五年左傳晉

侯夷吾即之入也九年齊隈明會秦穆姬申生姊秦屬賈君晉獻公次焉託惠公且

曰畫納羣公子晉武獻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僖十七年

左傳晉大子圉惠公大子為質于秦秦歸河東十五年秦征晉而妻之二十二年左傳

晉大子圉逃歸二十三年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及楚楚子送諸秦秦伯

穆納女五人懷嬴子圉妻子圍謚與焉文六年左傳長廡懷嬴嬖於二君懷公淫也○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晉

成四年左氏曰晉趙嬰趙盾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之五年原屏原同屏季放

諸齊放趙八年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語之於晉侯景公曰原屏將為亂六月晉討

趙同趙括武莊姬之子從姬氏畜養于公官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乃立

武而反其田焉○成十一年左傳祁奚來聘求婦於聲伯嬰齊聲伯為其

施氏婦以與之畏祁奚無以應命乃奪其外妹已嫁施孝叔者以○襄二十一年左

傳欒桓子欒娶於范宣子生懷子盈桓子卒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與其老欒氏

實通幾亡室矣言亂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懼其治州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懷子

為下卿下軍宣子使城著晉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

靖祁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子皆欒囚伯華叔向籍偃二十三年晉人殺

欒盈○昭二十八年左傳晉祁勝與鄔臧二子祁通室易祁盈祁午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古書有之惡丑醜惡正實蓄有徒世衰道微反以正直

衆已上兩無道立矣子懼不免大辟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法也民多僻邪之行無自立辟法以違於衆

姑且已止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無與國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

於晉侯項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三人同被執執發語音使吾君祁盈聞

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叔向食我叔向子食我祁盈

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桓十六年左傳初衛宣公烝上淫於夷姜庶母生急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知其美遂

自取之即新臺之詩所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是也生善及朔惠姜嬖失寵自宣姜與公子朔搆急

子搆會其過惡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去不可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閔二年左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年十五六齊人使昭伯惠

庶兄宣公烝於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不可昭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昭伯烝宣姜而生男女五人禮有茨昭云公子頑通乎君母即其事也○昭二十年左傳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靈公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定十四年左

傳衛侯靈公為夫人南子宋召宋朝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躒衛靈公獻孟邑名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

姦淫

奎

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猪也得牡則定以喻南子盍歸吾艾老豨牡豨也以大

子羞之謂戲陽速大子曰從我而朝少君夫人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

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頓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曰蒯躒將殺余公

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畫逐其黨○哀十一年左傳初疾衛大叔疾娶于宋子朝

宋人仕衛其婦所娶女嬖子朝出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自以其女疾使侍

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犁衛而為之一宮別為一宮以居之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

之遂奪其妻孔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大叔疾或溺于外州衛邑大叔疾或時往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車以獻

獻於耻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耻故出出奔衛人立遺疾之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哀十五

年左傳衛孔圉孔文子取大子蒯躒之婦孔伯生惺孔氏之豎小潭良夫長而美孔文

子卒通于內通伯

襄二十八年左傳子產曰蔡侯景景其不免乎不免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為關

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凡人之所為如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三十年左傳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

通焉大子弑景侯

宣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二子通於夏姬鄭穆公女陳皆衷懷其相服

衣以戲于朝詩人所為賦林澤波者也洩冶諫曰公御宣淫靈公與二卿宣淫淫亂于朝民無效焉所視效

以為且聞不令辨聞非令美之事君其納之納藏相服無示淫亂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大雅云民之多辟邪無自立辟國無道危其洩冶之謂行言孫

乎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夏姬似女對曰亦似

君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微舒已為卿年大無嫌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

二子奔楚十一年楚子莊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輾車裂諸栗門陳城納公孫

寧儀行父于陳二子君弑之後能記楚以報君讐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攝蕩於

楚強納之是晉定亡君之嗣故君子善楚復之穀梁傳註二人與舒爭齒絕而

制人之上下胡氏曰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宜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羞蓋致亂

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說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

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疆

以毒飲之可乎○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羊曰陳佗者何陳君也外淫也惡乎猶於何也

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桓十一年公羊曰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

遷鄭焉遷鄭都而野鄆留

昭十九年左傳楚子平之在蔡也為大夫時往聘蔡耶陽蔡邑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耶

位使伍奔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妻矣王為之聘於秦

無極與逸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麇氏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自秦○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令

尹子元文王欲盡蠱惑以文夫人文王夫人為館於其官側而振動萬舞焉夫人聞之

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舞者以羽為今令尹不尋用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

側言子元不用此樂習武備必討鄭而用於我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與先君用夫人以告子元秋子元

以車六百乘伐鄭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欲遂盡申縣闕班

殺子元○宣四年左傳初若敖楚之八娶於郟國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春秋經傳類求

卷十一 姦淫

奕

邪淫於邪子之女生子文焉邪夫人使棄諸夢澤江夏雲虎乳之邪子田見之而

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心

伯比所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成二年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宣十

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申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微舒猷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先王之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

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邲戰在宣十二年不獲

其尸其子黑要襄老子子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夏姬道夏姬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

得也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之尸可得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臣對曰其信知鑿之父

荀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荀林父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荀首佐中軍而善鄭皇成與鄭皇甚

愛此子愛知鑿也鄭之必困鄭而歸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荀首欲得其子必困鄭皇成以穀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

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聘夏姬鄭伯襄公許之及共王莊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後楚

春秋經傳類求

卷二 效淫

奎

魯至陽橋魯至陽橋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盡挈其家申叔跪申叔時從其

父將適郟遇之曰黑哉夫子有三軍之懼往告而又有桑中衛風淫奔之詩之喜將淫宜將

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副反幣聘物而以夏姬行遠奔晉晉人使為邢晉大夫七年

左傳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

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

尹之室

定四年左傳庚辰十有吳入郟楚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子山吳王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子山欲攻之怒其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公羊曰君舍於

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哀十一年左傳師及齊師戰于邲地名為昭公與其嬖僮汪錡乘皆似死皆殯孔子

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

